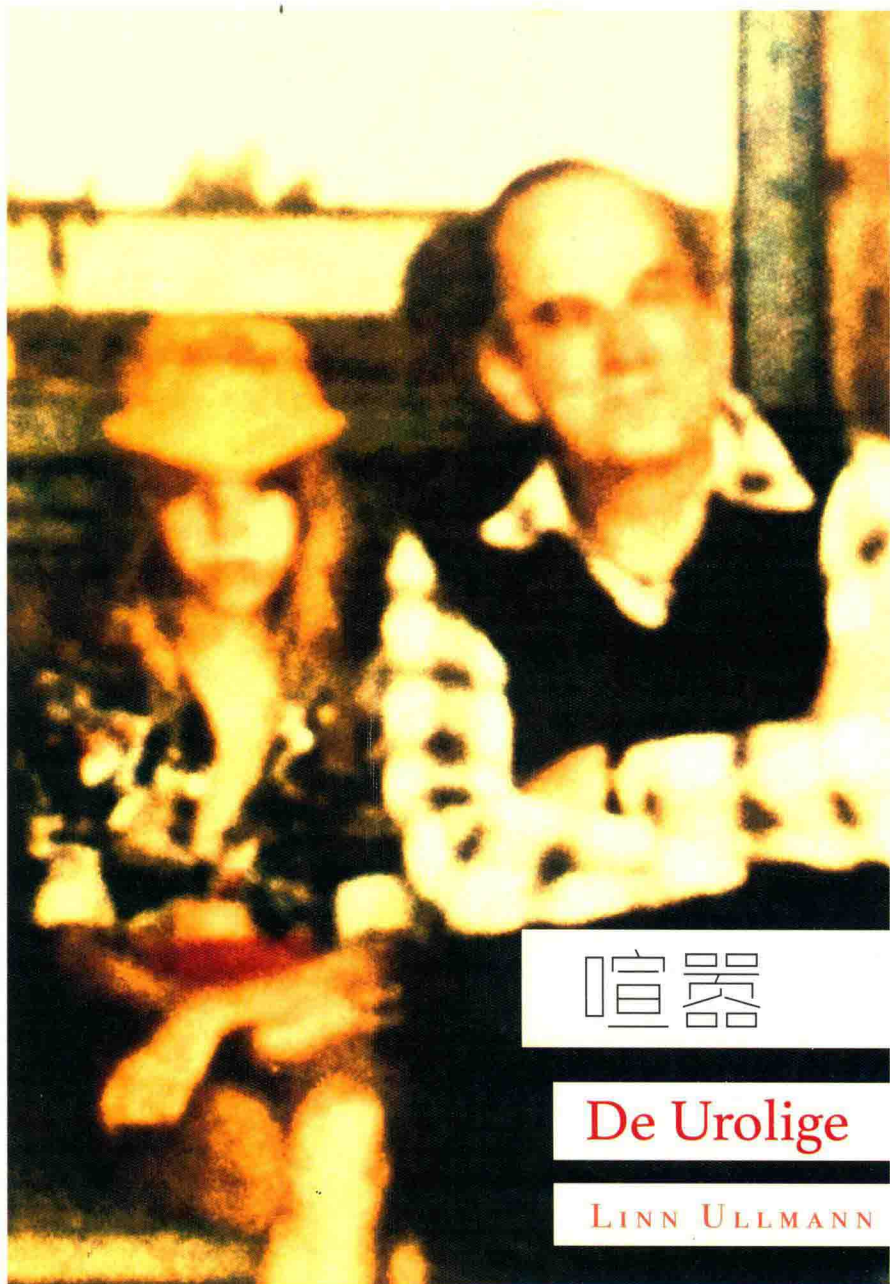


挪威／威／现当代文学译丛



喧嚣

De Urolige

LINN ULLMANN

[挪威]琳·乌尔曼 / 著 郭国良 叶逸祺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挪威／威／现当代文学译丛

喧嚣

De Urolige

[挪威] 琳·乌尔曼 / 著 郭国良 叶逸祺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喧嚣 / (挪威) 琳·乌尔曼著; 郭国良, 叶逸祺译.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8

(挪威现当代文学译丛)

ISBN 978-7-5327-8064-8

I. ①喧… II. ①琳… ②郭… ③叶… III. ①长篇小说—挪威—现代 IV. ①I53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128421号

Linn Ullmann

DE UROLIG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from the English

Copyright © Linn Ullmann, 2019

Translated by Thilo Reinhard

Copyright © 2015, Linn Ullmann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has been published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NORLA



图字: 09-2018-888 号

喧嚣

[挪威] 琳·乌尔曼 著 郭国良 叶逸祺 译

责任编辑/杨懿晶 装帧设计/胡枫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174,000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8064-8/I · 4954

定价: 6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3-83349365

第一章 序言 · 哈马尔斯

小岛地图

他回家的路线图仅仅不过是凭借着记忆或想象，
倒也足够清晰了。

——约翰·契佛《游泳的人》

你所看到的风景，记忆中的东西，对事物的理解，都取决于你站在何处。我第一次来哈马尔斯时，才只有一岁，对于那份持续升温的伟大爱情一无所知，而正是那份爱情，将我带到了那里。

事实上，是三份爱情。

假如有这样一台望远镜，可以回望过去，那么，我也许会说：看那儿，那是我们，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过什么吧。每当我们开始怀疑，我是不是记错了，你是不是记错了，怀疑事情其实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或是怀疑我们当时压根儿就不在场的时候，就可以站在一起，往望远镜里看。

我对往事作了梳理、排列和计数。我说：那是三份爱情。如今，我四十八岁了，正是在父亲四十八岁的那一年，母亲生下了我。当年，母亲只有二十七岁，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也成熟许多。

我不知道那三份爱情中的哪一份最先到来。但我会从父亲和母亲之间萌生于一九六五年的那份爱情说起，他们分手的时候，我尚且年幼，不记得有关那份爱情的一切。

我看过许多照片，读过许多信件，听父母说起过他们俩在一起的那段时光，也听别人说起过他们之间的爱情，可事实上，你永远也不可能

知道太多他人的生活，尤其是父母的生活，要是你的父母有意要用天赋的能力把自己的生活讲成一个个故事，娓娓道来，一点儿也不在乎自己说的是不是事实，那么，你就更不可能知道太多他们的生活。

第二份爱情由第一份爱情发展而来，关乎这对为人父母的情侣，也关乎他们的女儿。我对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觉得他们理所当然的是我的父母，就像一时之间，你会觉得四季、月份、小时、昼夜的存在都是理所当然的，我是母亲的孩子，也是父亲的孩子，可是一想到他们也想做个孩子，事情有时候就变得有点儿复杂了。于是就成了这样：我是父亲的孩子，也是母亲的孩子，却不是他们的孩子，我们三个人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我看着书桌上铺开的所有照片，却发现没有一张是母亲、父亲和我三个人的合照。

属于我的三口之家并不存在。

我想快快长大，不喜欢做个孩子，我害怕别的孩子，害怕他们的游戏、创造力和捉摸不定，为了弥补自己的童心，我曾幻想过自己能分裂成许多个体，组建出一支强大的袖珍军队——我们虽然个头小，但人数多。我分裂成了许多个体，在父母之间行军，从父亲到母亲，又从母亲到父亲，我有许多双眼睛，许多双耳朵，许多个纤瘦的身体，许多尖锐的声音，还有几套编排好的动作。

第三份爱情关乎一个地方，一个叫哈马尔斯的地方，过去又叫“得加帕达尔”。哈马尔斯是父亲的地盘，不属于母亲，不属于别的女人，不属于他的儿女，也不属于他的孙辈。我一度以为我们属于那儿，哈马尔

斯仿佛也是我们的地盘。如果说，每个人都确实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虽然我并不这么认为，那么，哈马尔斯就是属于我的地方，至少与我的名字相比，这个地方更能给我带来归属感；在哈马尔斯，四处徘徊不会让人觉得压抑，不像我的名字，会给我带来压抑感。我认得这儿空气的味道，认得这儿的大海，这儿的石头，还有这儿的松树在风中摇曳的姿态。

命名，就意味着事物要带着一个名字给予、接受、拥有、生存和逝去。总有一天，我会写一本这样的书，书里不会有任何人名，或是会有很多人名，或者人名都太过寻常，过目便忘，又或者所有的人名发音都非常像，难以区分。我的父母是在反复纠结之后才给我起了名字，可我从来没喜欢过这个名字，它没有给我带来归属感。有人叫我名字的时候，我就会猛地弯下腰，好比自己到了公共场合后，才发现忘了穿衣服。

二〇〇六年秋天，发生了一件事儿，我从此便把这件事儿看作是阴霾，一次月食。

古希腊天文学家阿格莱奥妮丝（又称塞萨利阿伽妮克）生活的那个年代，还远远没有望远镜这种东西，可阿格莱奥妮丝却用肉眼就能准确地预测出每次月食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她说，“我能摘下月亮。”

她知道自己要去哪儿，知道自己要站在何处，也知道什么时候会发

生什么事儿。她把手伸向了天空，天就黑了。

《写给新娘和新郎的忠告》一书中，普鲁塔克告诫读者要提防阿格莱奥妮丝那样的女性，他管这类女性叫女巫，规劝新娘要阅读、学习、与时俱进。他认为，女性要是精通几何学，就不会禁不住诱惑想要跳舞，要是博览群书，就不会禁不住诱惑做出蠢事儿来。学过天文学的女性聪慧明理，别的女性要想告诉她月亮是可以“摘下来”的，她就会笑出声来。

没有人知道阿格莱奥妮丝究竟生活在哪个年代。我们只知道，她确实能准确地预测出月食的时间和地点，无论普鲁塔克在评价她的时候有多傲慢，也承认这一点。

我准确地记得自己站在何处，却预测不出任何东西。父亲是个守时之人，在我小时候，他打开了客厅里落地式大摆钟的钟盒，给我看了看里面的钟摆和黄铜摆锤是如何运作的。父亲希望自己守时，也希望别人都能守时。

二〇〇六年秋天，父亲还剩下不到一年的寿命，但我和他那时候都还不知道。我站在白色的石灰岩仓库外，等着父亲的到来，仓库的房门是锈红色的。这座仓库已经改建成了一家电影院，四面都是田地、石墙和错落的房屋。再远点儿便是丹巴沼泽，那儿栖息着许多鸟类——有大麻鸦、鹤鸟、苍鹭，还有矶鹬。

我们要去看一场电影。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会去看电

影，只有星期天例外。我正试着回想起那天看的是什么电影。或许是谷克多执导的《奥菲斯》吧¹？里面尽是些无聊的梦象。我也不知道。

“我拍电影的时候，”让·谷克多写道，“就像是睡了一觉，还做着梦。除了梦里的人物和地点外，其他的都不重要。”

我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当时看的是哪一部电影，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父亲过去常说，看电影时，眼睛要花几分钟的时间才能够适应黑暗。几分钟。因此，我们总是约好两点五十分碰面。

那天，父亲直到三点零七分才出现，迟到了整整十七分钟。

这一切都来得毫无征兆。当时，天还没暗，也没有疾风摇曳树木。暴风雨没有来临，树叶也没有随风打转。只有一只五子雀飞过了灰色的旷野，飞向了沼泽，除此之外，天色阴暗，一片寂静。不远处，羊群像往常一样吃着草。我转身环顾四周，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爸爸非常守时，因此，他的时间观念也深深扎根在了我的心里。如果你是在铁轨旁边的房子里长大的，每天早上都有火车从窗边呼啸而过，墙壁、床柱和窗台都跟着震颤，总是这样将你吵醒，那么，就算你不住那儿了，每天早上也会被自己记忆深处那趟轰隆驶过的火车唤醒。

我们当时看的不是谷克多的《奥菲斯》，或许是一部默片。过去，我们常常坐在绿色的扶手椅上，看着帧帧影像从银幕上闪过，没有钢琴声伴奏。父亲说，默片的消失就意味着一整门语言的失传。当时看的会

1 让·谷克多 (Jean Cocteau, 1908—1963)，法国先锋派导演，编剧，诗人。

不会是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的《幽灵马车》呢¹？父亲最爱看的就是这部电影。“他度日如年，必须夜以继日地为主人的生意而奔波。”当时看的要是《幽灵马车》，我肯定忘不了。那天在丹巴，五子雀飞过了旷野，除此之外，我只记得父亲迟到了。这对于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正如阿格莱奥妮丝的信徒无法理解月亮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在普鲁塔克的眼里，这些信女没有学过天文学，甘受愚弄。阿格莱奥妮丝曾说：“我摘下了月亮，天就黑了。”父亲那天迟到了十七分钟，当时没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儿，一切都已经变了。他摘下了月亮，错乱了时间。我们本来约好了两点五十分碰面，可到了三点零七分，父亲才把车子停在了仓库前。父亲有一辆红色的吉普车。他喜欢飙车，喜欢闹腾，还有一副黑色大墨镜，形状就像蝙蝠翼。他没有做任何解释，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迟到了。我们耐着性子看完了电影，仿佛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看电影。

* * *

一九六五年，父亲来到哈马尔斯，时年四十七岁，决定要在那儿盖一座房子。他爱上的是那儿的海滩，海滩上荒无人烟，遍地石子，种着一些奇形怪状的松树。他一到那儿就强烈地感觉到了一种亲切感，他知道，这里就是属于他的地方，那片海滩满足了他内心深处所有的幻想，无论是地形，比例，色彩，还是光线，包括视野都无可挑剔。周围的各种声音也很动听。在谈论巴赫的两卷著作中，阿尔伯特·施韦泽曾这样

1 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Victor Sjöström, 1879—1960），瑞典导演。

写道，“许多人都误以为他看到了一幅画，可实际上，这幅画是他听到的。”¹我们自然无法知道父亲那天在海滩上的所见所闻，但一切都是从那天开始的，换句话说，一切并不真的都是从那天开始的，早在五年之前，父亲就来过这座岛，或许那时候才是一切的伊始，谁又能知道一切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呢，不过，为了行文有序，我姑且说：一切都是从那天开始的。

他们当时正在这座岛上拍摄一部电影，这是父亲第二次在这座岛上拍摄，电影里共有两位女主角，其中一位就是由我母亲饰演的。电影里，母亲饰演的角色名叫伊丽莎白·沃格勒。父亲和母亲共合作过十部电影，母亲在这些电影里的名字都不尽相同，她饰演过伊丽莎白、伊娃、阿尔玛、安娜、玛丽亚、玛丽安和詹妮，两人在慕尼黑合作拍摄的电影里，她还饰演过曼努埃拉，后来又先后再次出演过叫伊娃、玛丽安的角色。

不过，这是父亲和母亲第一次合作，两人几乎一见钟情。

影片里，伊丽莎白拒绝说话，和我母亲截然不同。她在病床上躺了十二分钟，由阿尔玛护士负责照顾，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说话。她的病床位于病房中央。病房陈设简陋。一扇窗户，一张病床，一个床头柜，仅此而已。夜深了，阿尔玛护士向病人介绍了自己，打开收音机，来回

¹ 阿尔贝特·施韦泽 (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德国哲学家，神学家，人道主义者，195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切换电台，最终调到了巴赫的《E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之后，阿尔玛就离开了，留下伊丽莎白一个人躺在病床上。

小提琴协奏曲弹到第二乐章中段的时候，镜头移向了伊丽莎白的脸庞，将近一分半钟的时间里都没再动过。影像渐渐地暗了下来，直到看不清她银幕上的脸庞，你才会有所发觉，不过，到那时，你已经盯着它看了很久了，她的脸庞早已印在了你的视网膜上。那张脸属于你。过了一分半钟后，伊丽莎白才把脸转过去，呼了口气，用手遮住了脸。

我最先注意到的是她的嘴巴，她嘴唇里和周围的神经是那样醒目，之后，因为她是躺着的，我就歪过了头，直视她的脸庞。歪过头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仿佛就枕着枕头躺在她的身旁。她年轻极了，非常漂亮。我看着她，把自己想象成父亲。再把自己想象成母亲，被人看着。影像虽然越来越暗了，她的脸庞却似乎亮了起来，发着光，好像会在我的眼皮底下消失。幸好她最终把脸转了过去，用手挡住了。

母亲的手纤细而又冰凉。

* * *

一天晚上，父亲带着他的摄影师来到了他事先考察过的一处地方。“或许我可以在这儿盖一座房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父亲的原话，反正大意如此。摄影师回答说，“可以，不过等等，跟我再去远点儿的地方，我带你看个比这儿更好的地方。”当你像他们在一九六五年那天一样，沿着海滩前行的时候，会觉得前方的道路没有尽头，周围没有海岬，没有山丘，没有空地，也没有悬崖，一路上，地形和风光都一成不变；目之所及，尽是遍地石子的海滩，绵延不尽，没有任何变化。如果他们要去

的不是海滩，而是树林，你或许会说，我父亲被带到了树林深处的一个地方，他决定就在这儿盖一座房子。两人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站了多久呢？够久，至少故事是这样发展的，足够父亲下定了决心。

父亲是这么解释的：

“你要是自命不凡，或许会说我终于回到了家；你要是在开玩笑，或许会说到一见钟情。”

这段家与爱的叙述伴随了我这一生。

父亲到了一个地方，宣告了这片土地的所有权，据为己有。

但每当父亲想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时候，都碍于言语说不清楚，最后都只归结为：“你要是自命不凡，或许会说我终于回到了家；你要是在开玩笑，或许会说到一见钟情。”可要是让父亲用平常的口吻，声音不大也不小，不为说服，不为诱惑，不为玩笑，也不为煽情的话，他又会选择什么样的措辞呢？

那么，父亲在那儿到底站了多久呢？在自命不凡与玩笑之间，在家与爱之间究竟站了多久？假如他在那儿站久了，觉察到了自身的敬畏，意识到了自己在给这个地方取名为家，取名为爱，那么，他一定会产生摇摇头，继续前行的冲动。“我厌恶情感上的马虎，也讨厌差劲的电影院。”假如他只是在那儿站了一小会儿，可能就不会爱上这个地方，也不会最终决定要寄余生于此。他或许只是待了几分钟吧，有足够的时间能听到在已然随风弯曲的松林间呼啸而过的风声，听到耳畔的风声，听到钻进裤腿的风声，听到脚踩在卵石上的声音，听到他的手插在皮夹克的

口袋里，不停摆弄硬币的声音，听到蛎鹬尖锐的鸣叫声，听到类似于摩斯密码的“哔哔”声。我想象着父亲转身对摄影师说：“听，这地方多安静啊。”

首先，得有爱。即出于直觉的确信。之后，得有一项计划。不可临时行事。绝对不可以。永远都不要临时行事。一切都必须要经过周密的策划，不放过任何细节。而我的母亲就是这项计划中的一部分。父亲会盖一座房子，而母亲会和他一起住进这座房子。父亲会带着母亲去那儿看看，指指这儿，指指那儿，解释给她听。他们会坐在一块岩石上。其实，我觉得母亲才是说“听，这地方多安静啊”的人。父亲不会对母亲抑或是摄影师说出这样的话。这座岛上能听到无数的声音。相反，父亲转身面向了母亲，说道：“我们的命运痛苦地交织在了一起。”母亲觉得这话听上去不错。听着有点儿不舒服。还让人困惑。却又真实。或许还有点儿俗套。父亲当时四十七岁，而母亲比他小了二十多岁。没过多久，母亲就怀孕了。那时候，电影的拍摄工作早就结束了。房子正在建造当中。父亲给母亲写了许多信，其中表达了自己对他们之间年龄差距巨大的担忧。

我是私生女，一九六六年的时候，人们还对非婚生子的行为嗤之以鼻。私生。杂种。野种。私生子女备受骂名。但所有的这些都不重要。对于我来说一点儿也不重要。当时，我还只是母亲怀里的婴儿。所有的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也不重要。多我一个孩子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

早在我出生之前，父亲就已经有了八个孩子，人们都叫他“恶魔导演”（不管这一称呼意味着什么），还说他是“风流成性”，这一点顾名思义。我是父亲的第九个孩子。我有八个哥哥姐姐。在我出生之后几年，最年长的哥哥患白血病死了。

妈妈怀孕后受人非议。人们对她嗤之以鼻。因为她当时还只是个小姑娘。她很在乎别人怎么说，也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她爱自己的孩子。母爱是天性。她鼓着肚子，生下了一个女儿。“私生女”。但就连母亲自己都感到羞耻。她收到过陌生人的来信，信上写着“祝你的孩子下地狱后烈火焚身”。

我出生时，妈妈的第一任丈夫在场。他是一名医生，据他的同事说，这个人“生性活泼，乐观开朗，很有感染力”。母亲告诉过我，生孩子并不那么痛，不过当时，因为第一任丈夫在场，她还是大喊大叫的，而他则弯下了身子，轻抚着母亲的头发，说道“好啦，好啦”。他知道出生的孩子不是自己的，他和母亲都已移情别恋了，只是还没来得及离婚罢了。因此，按照挪威法律规定，我是他的女儿。我竟然是一名医生的女儿，出生那天是星期四，体重六磅三盎司，身高一英尺八英寸¹。在之后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或者说这个女儿，要随他姓。照片里的她脸蛋圆嘟嘟的。我对她的事情知道的并不多。她躺在母亲的怀里，看上去很满足。还没有人给她起个名字。她和母亲一起，住在奥斯陆德拉梅斯韦恩街91号的小型公寓里，母亲和她丈夫过去就住在那儿，几年之后，这

1 约2.8公斤，50.8厘米。

间公寓会由外婆接手。父亲的信件大多都寄到了这个德拉梅斯韦恩街91号。其中有这样一封信，信纸是黄色的，出自瑞典小镇韦克舍的一家酒店，上面写着父亲潦草的字迹：

“星期二晚上

一封灰黑信件

这儿的酒店很好，每个人都很友善，我的内心深处填满了无尽的孤独……

星期三早上

现在是早上，窗外有一棵楸树，今天，一切都好多了……麻木感好些了。要是得把所思所想都写下来，那我就必须要告诉你，昨天晚上，我有了一个无比消极的念头。主要和我的身体状况有关。如今，我身上的核心部位或多或少都出现了问题，感觉特别疲惫。之前工作的时候太拼命，现在后遗症都开始出来了。我经常会觉得人不舒服。有时候，我会间歇性眩晕，也出现了许多迹象表明身体虚弱，还会因为周期性焦躁而发烧、抑郁，这些都让我恐惧至极，最感担忧。而所有这些症状很可能都是瘾病导致的……有时候，我会莫名觉得很难为情，为自己对这些小病束手无策而深感羞愧。我想，这都是因为自己身陷老男人与小姑娘的恋爱难题。”

一天，母亲、父亲和那位医生必须要出席挪威法庭，就谁才是孩子